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一目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一

錢唐張應昌學

○書立納入總論 一字褒貶辨

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曰納從外曰入公羊莊六年注疏

納例有三有書伐而納者有書納而不書伐者有書師師而納者是皆以兵納納之正否經之褒貶不繫乎一納字要當觀其所以納若執一納字定褒貶則拘矣入字亦然有以內援入者有以外援入者有當入而入者有以篡而入者褒貶亦不專繫於一入字觀經之全文與上下文乃見以一入字而定褒貶亦拘矣家鉉翁詳說莊九年

○書歸書入書復歸書復入總論 左氏四例辨 公羊四例辨 歸入善惡褒貶辨

春秋之法易者曰歸難者曰入復其位曰復歸復其惡曰復入鄭突因蔡仲之援逐世子忽出奔而復歸焉蓋易也故書曰突歸于鄭忽當有鄭伯之位迫突見逐而出奔忽歸無難而位又復也故書曰鄭

世子忽復歸于鄭齊小白外有子糾爭立內無大臣爲援逆以兵脅
國難也故書曰齊小白入于齊宋魚石奔楚藉楚而入彭城出旣有
惡入又據邑以叛復其惡而不悛也故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春秋
以一字定其難易之迹故有書歸復歸書入復入四者之異其事之
善惡順逆則皆隨其所書而可見矣 孫覺經解 桓十一年
歸者順辭也有易辭焉非所順而書歸易也入者逆辭也有難辭焉
非所逆而書入難也 劉敞傳 桓十一年
凡諸侯及大夫去國歸以其道而順者曰歸雖非其道而無難之者
亦曰歸歸順辭也亦易辭也歸非其道而逆者曰入雖有道而有難
之者亦曰入入逆辭也亦難辭也 葉夢得傳 桓十一年 ○順則易逆則難其理
固相因然亦有順而難者內有敵也亦有逆而易者內有主也楚公
子比入以弒君書此宜以逆而書入者也然比非實弒者故書楚公

子比自晉歸于楚而不言入公羊曰此弒君者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也此特書歸以見義者也齊公子陽生長而宜立此宜以順而書歸者也然荼父命之而已以詐奪之謂之順則不可也故書陽生入于齊而不言歸穀梁曰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此特書入而見義者也言春秋者能知此然後不以辭害義矣葉夢得春秋攷

左氏歸入復歸復入四例皆不可通蓋左氏不辨逆順難易之理又不別君臣之義不可以同辭而一之故其說每相戾凡歸皆順辭也易辭也入皆逆辭也難辭也四者各即其實言之復者以位言也國君出奔其位未絕故可言復歸大夫去國則絕矣故不可言復歸葉夢得左傳讞

成十八年

公羊四例皆非卽傳而言鄭突不當爲君而篡其兄忽當爲君而奪於弟突者出有惡者也反從出入無惡例書歸忽出入無惡者也反從出有惡例書復歸可乎非特此也衛成公始以殺叔武爲伯主所執未歸而又殺公子瑕乃從出入無惡例書歸趙鞅去晉陽欲除君側之惡人據之以叛罪不重於欒盈而書入魚石與於蕩山之亂不容於宋而出奔罪不輕於荀寅士吉射而書復入則無一可通矣葉夢得公羊傳讞

國逆而立之曰入以下皆左氏自爲例故劉氏曰國逆未必言入言入者未必國逆復其位者未必言復歸諸侯納之者未必言歸以惡入者或言復入或不言復入事與例合者少與例違者多程端學三傳辨疑

左氏曰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然如鄭突入櫟殺檀伯豈國逆乎衛朔入衛何以不言復歸楚納

公孫甯儀行父何以不言歸乎公羊曰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然許叔入于許豈有惡乎突歸于鄭赤歸于曹豈無惡乎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以殺叔武也豈出惡歸無惡乎元咺之復歸亦得云無惡乎宋魚石要楚以伐宋其出豈無惡乎穀梁曰歸爲善入爲內弗受又曰大夫反國以好曰歸以惡曰入揆之各事亦不盡通王晳皇綱論孫覺經解參

君大夫反國易曰歸衛侯曹伯釋其罪蔡侯盧陳侯吳復其封鄭突挈乎祭仲背亦歸在鞠出後趙鞅請於君而復之難曰入許叔因鄭亂鄭伯衛侯莒去疾皆國有君齊小白陽生篡鄭良霄宋樂大心以惡入國君已絕於位曰復歸出奔言復歸位絕也見執不言復歸位未絕也曹伯獨書復歸者出叛而見討執畀宋人比之位絕者也大夫抗其君以歸則曰復歸衛元咺趙鞅以君命歸故不言復賊其國曰復入魚石欒盈結仇鄰欲覆其本國陸氏曰良霄不書復入志在復讐非謀害國觀於子產之言可見趙汸屬辭

書歸復歸皆未失國之辭也蔡侯盧陳侯吳國已滅而直云歸者不

子楚滅故以二侯自歸爲文抑强夷而存中國也衛侯鄭書歸者文公雖執衛侯歸京師而衛國未有篡位者不失國也曹伯云自京師者天子命之歸也天子命之歸則不失國矣至於大夫公子反國直云歸者如孫林父華元之類君許其反如蔡季楚比鄭突曹赤之類則國逆之也其有云自某者所自之國爲之請也復歸者謂初旣去矣今始來復已失國之辭也鄭忽出而突立衛侯鄭奔而叔武受盟衛侯衎亡而衛剽卽位故三侯反國皆曰復歸謂其皆失國也曹伯襄言復歸者執於晉拘於宋與失國者同矣元咺奔晉訴君晉文於是執衛侯而歸元咺於衛衛侯懼而聽命故得書歸而云復者著其位已奪也自晉者明晉納之也故不得與孫林父華元比所以惡元咺而罪晉侯也大夫出奔而反國君許之則直曰歸如始出而今歸耳以未失位之辭書之也亦猶諸侯自京師而得反國直曰歸以未

失國之辭書之也諸侯之位予奪在天子天子命之歸則不失國矣大夫之位予奪在諸侯諸侯許之歸則不失位矣今晅書自晉復歸著其位已奪恃晉復得歸爾故曰惡元晅而罪晉文蕭楚辨疑

春秋書入與歸其文正相反歸善辭也有非善亦曰歸者以國逆之也入惡辭也有非惡焉亦曰入者以其非國逆也王猛入于王城天王入于成周正也非不善者而書入以見成周王城已爲子朝之黨所據王以兵勝而入之非王城成周逆而受之也許叔入于許異乎齊小白陽生莒展輿之入也非國逆之也衛侯入于夷儀比鄭伯突衛侯朔之入亦有間矣若良霄樂大心爲國賊臣其書入乃惡辭又皆反國也而有難易逆順之別焉其入也易則謂之歸歸順辭也其歸也難則謂之入入逆辭也鄭突因忽之弱桓十五曹赤因羈之奔莊二十四衛侯鄭先誅瑕咺僖三十蔡侯廬陳侯吳復返故國昭十三邾益衛䵶

有助之者哀八哀十曹伯趙鞅有請之者僖二十八定十三蔡季楚比有召之者桓十七昭十三其國莫爲之難則其入也易故同謂之歸也大夫而志歸者其罪釋也復得其位故也鄭忽之出宋立突以篡之衛侯鄭之出晉立叔武以代之曹襄爲晉所執而分其地衛衎爲臣所逐而不得入其失位非其罪也故於歸以復位書之許叔之入許鄭雖與之非國人之謀也桓十五陽生之入齊齊雖召之非國卿之意也哀六鄭伯之入櫟桓十五小白之入齊莊九衛衎之入夷儀襄二十五去疾之入莒昭元衛朔之入衛莊六王猛之入王城昭二十五天王之入成周昭二十六其國有與之競則其歸也難故同謂之入也大夫而志入者欲以叛也復入者欲覆其宗國也張大亨通訓

胡傳云書歸有二義一易辭一順辭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辭一逆辭莫逆於突歸鄭赤歸曹而書歸莫順於王猛入王城天王入成周而

書入則順逆之說有時而適相反矣凡書歸皆易辭凡書入皆難辭蓋凡以亂而入以衆而入者書入可以安而歸者書歸此史氏之文聖人因之而不革而其事之善惡聖人之褒貶不與焉○桓十一年突歸于鄭書歸十九年入于櫟書入一突也前書歸後書入豈前之歸爲順而後之入爲逆乎前之歸特宋與仲後之入宋怒而仲不納忽在鄭而突入其旁邑蓋亦難矣故知歸入無與於褒貶也華學泉疑義

返國而難則書入莒去疾是也展輿據國而强入焉難可知矣而鄭伯突衞侯朔則爲逆辭不獨其事本逆也魯宋衞陳蔡同心助突齊魯宋陳蔡以納朔而抗王師則其入也何難乎返國而易則書歸鄭世子忽衞侯鄭衞侯衎是也突旣奔則忽之歸易矣叔武爲守王與晉釋之則鄭之歸易矣剽旣弒則衎之歸易矣方苞通論

歸者未必盡善以內外有援爲易辭耳入者不必盡惡以內外有難

爲難辭耳惟復入則甚惡俞汝言平義

○書立取衞立晉不與立辨

書立四晉與子朝皆不宜立武宮煬宮皆非所當立也故書法同晉爲國人所與子朝獨爲尹氏所與故書法異李廉會通隱四年

衞人立晉一國之公也尹氏立朝一族之私也汪克寬纂疏引程迥同上

嗣子有常位不必言立言立不宜立者也御纂直解

書立君二衞人立晉不告於王慨天下之無王也尹氏立王子朝晉不之問慨天下之無霸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隱四年冬衞人立晉

左衞人逆公子晉于邢十二月宣公卽位○穀梁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晉雖諸侯之子不禀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於衞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

置其君之罪胡傳○立君之權在天子職在方伯司寇擇當立之君而請於天子天子命之則正也若衛人自立之則天下無復有共主而君不得爲臣綱矣衛人立晉猶曰衛人自立晉矣不辭費而聖人傷世尊王之心昭然可見程端學本義○殺州吁者石碏也則迎晉者亦碏也乃不同碏於尹氏之立王子朝而書衛人明非碏之私也不同晉於齊小白之入于齊而書衛人之立明非晉之爭也州吁討而衆望在晉稱人者見碏之從衆晉之得衆也然衆可以討賊而不可以立君晉可以爲君而不可以立於衆國承之爻命出之王衛人不請於王而擅置其君晉利國人之奉已而專有其國皆非也人可立君則生事以邀功市恩以竊國階之亂矣特書立以止亂也直解 鄒纂

春秋亡公子自外入而得國者多矣如齊小白陽生入于齊突

歸于鄭赤歸于曹之類或書入或書歸皆不以立書也惟衛宣不書入歸而變文書衛人立晉諸儒以為不禀王命而立君不與其立論固正大但春秋之世大夫立君如季友之立僖襄仲之立宣宋督之立馮齊高國之立小白晉趙盾之立黑臀欒書中行偃之立周齊陳乞之立陽生皆不禀命於王不承國於父而立者何以不書其立而獨書此春秋於四國伐鄭之後繼書衛人殺州吁于濮又繼書衛人立晉見衛人能不以簒賊為君相與仗大義而誅之所以不書入不書歸而變文書立以表異之至其不禀王命則惡之中而見責備之意者也當是時四國連兵而來為簒賊植黨州吁之勢成矣而石碏以告老大夫非有權位之可倚毅然以討賊自任不動聲氣元惡即除乃逆晉於邢而立可謂人臣之甚難是故變文特書以示别異而中見

責衛之意謂之責備則可謂之直貶斷斷乎非春秋意也家鉉翁詳說○爲弑君者所立因遂不討賊有雖討之而不以其罪胡氏所謂幸於禍而忘其讎誘於利而忘其辱者非春秋所與也獨衛晉者異於是石碏得討賊之誼宜公無取國之嫌故特書衛人立晉於殺州吁之下見其不與晉惠齊景宋莊諸公同齊履謙纂統○石碏滅親定亂討叛反正天下多之故特書如此二傳乃以爲不正然則孰爲正乎傳糾正俞汝言四○遇弑而討賊立君以葬先公春秋時僅見衛事故通經外君繼故而立者皆不書獨書此一事當是聖人以衛事示後人遇變當如此而於晉於衛人未有深責也宋殤弑而馮立宋閔弑而御說立晉靈弑而黑臀立晉厲弑而周立不書立者賊未討也討賊立君惟衛與齊而小白書人不書立者有爭國殺糾之罪也然則於晉何責於衛

人何責公穀皆言立者不宜立也而公羊不言所以不宜立之故穀梁以為立君以正不以賢夫衛桓之世適有無存亡不可攷何憑而斷晉之不正邪程子胡傳以為不請命天子不受命先君書立以著擅位之罪諸儒為之說曰宋馮宋御說晉黑臀晉周之不書立彼有賊不討君不葬之罪齊小白之不書立有爭入殺糾之罪故其擅立不足以責晉無諸人之罪故罪其未請命未受命若是則獨以請命受命之義責晉春秋不若是之苛也故知書衛人者書衛人之公非若尹氏之私也書衛大立晉者著晉為衛人所立非若朝為尹氏所立也不書公子晉原未受公子之命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春秋書弑二十四繼立者非弑君自君即奉自亂賊非兄弟爭國即藉手外援衛晉有一於此乎聖人究觀終始以為此二百四十二年絕無而僅有爰大書

特書曰衛人立晉以見繼世者非討賊不可爲君非得衆不可爲君也先儒不察責以不承國先君不稟命天子臆討賊如衛得衆加晉苟求尙爾彼簒奪者何以言之萬斯大學春秋隨筆○按傳衛人送公子晉於邢則以齊小白入于齊之文例之當書曰衛晉入于衛乃以衛人立晉爲文者蓋著石碏之忠於謀國也以大義討賊以大義立君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大臣定亂之功未有出碏之右者觀宋之納鄭突秦之納晉夷吾皆責賂無已兵連禍結則碏之立晉其功大矣故一則書曰衛人殺州吁再則書曰衛人立晉語氣正相類先儒乃謂聖人著其擅立之罪然則書衛人殺州吁亦爲著其擅殺之罪乎葉酉春秋究遺○晉未見其不宜立也雖不命于先君而國不可以無主爲衆之所予則入而承其統焉可也蓋異乎不待迎而入國者矣予之也何焯讀書記○舍

是無立君者乎有之有則何以不書不告也春秋之初理法尚存以立君爲重事故以告辭及魯而書其後亂賊公行以立君爲常事不告故亦不書也郝敬說略行○愚按舊說以爲不宜立其義亦正大然讀家氏齊氏諸說則經意固予之而非責之也而張氏萬氏葉氏說尤得特筆之旨郝氏則謂後此立君者不告不書此尚見春秋初年之禮法持論亦通並存之又按胡傳本程子以不書公子爲貶非也張氏自超駁之又詳貶不書氏駁

辨門

昭二十三年秋尹氏立王子朝

穀梁立者不宜立者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子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稱天王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不當立者也特稱立而目尹氏見世卿之擅權亂國胡傳

書尹氏立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杜注○衛晉係衆人同欲立猶且不可令尹氏一己之私而立之以亂周室罪尹氏也高閌集注

○立不書衛剽公羊說辨

義見前衛人立晉家氏張氏郝氏說

桓二年宋莊公馮　莊十二年宋桓公御說　宣二年晉成公黑臀　成十八年晉悼公周

張氏說見前立晉

方氏說見辨諸侯失地名門衛侯朔出奔齊

桓十六年衛黔牟

襄十四年衛殤公剽

公羊以剽不書立爲惡衛侯誤矣剽立於孫甯之手與衛人立晉不同故不書立豈惡衛侯乎彙纂案見襄二十五年

書納

納者不受而强致之稱　胡傳莊九年

公羊云納者入辭也非也納者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又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非也有伐而納者有圍而納者有未嘗伐未嘗圍而納者各據實書之耳　劉敞權衡莊九年

言歸入自某者挾彼國之勢其重在於歸入之人書納者其重專在於納之者矣蓋王政不綱國君世子大夫歸復廢立不由王命惟諸侯之强有力者專之罪惡淺深各存乎其事矣　張洽集傳引劉絢僖二十五年

書納者六皆用師以納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也僖二十五年楚子圍陳納頓子圍而納之也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則

趙盾帥師以納之也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則楚君用師納之也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皆以師納之也凡言納者內弗受而强制之辭此葢內無爲之助而自外用勢力以納之耳說者曰納者不宜納也此言過矣諸侯之入其國有書入者有書歸者有書納者歸易詞也入難辭也納者內莫爲助之詞也呂大圭或問昭十二年

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猶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也頓子北燕伯舊是國君故稱其國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者以上下無衞文故稱國也孔疏見文十四年

趙鞅之納蒯聵比趙盾之納捷菑則有間矣諸侯而廢置諸侯不可也況大夫乎然趙鞅之納正故蒯聵稱世子若趙盾之納不正故捷菑不稱世子蕭楚辨疑

國君世子國其所自有迫於强臣逆子而不得入其書納者順辭也大夫去國則義已絕而假外援以抗君父其書納逆辭也公子書納著其乘亂爭國之迹也而先儒皆以內不受爲義誤矣（方苞直解 宣十一年）以書納蔽罪納者非也是非各存乎其事不係乎書納（又通論）文定謂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義亦未盡諸侯而爲强鄰巨族所迫納之正也若得罪宗廟社稷爲天王所討納之非正也大夫而得罪失位納之非正也若爲同列所逐或有故不得已而去於故君猶有未絕之義則請於其國而納之未嘗非正也何必以世不世爲論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愚按書納內弗受也此卽所謂不受而强致之也非不當納之謂也凡納有宜納者有不宜納者其爲强制則同以爲內弗受者義可通以爲凡書納皆不宜納則非也劉氏敞駁穀梁恐誤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傳稱鮑叔牙以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來奔則二子在國寵均勢敵故國內各有其黨齊大夫來盟于蔇直是子糾之黨來迎子糾耳若其舉國同心共推子糾來迎卽宜付之不須以盟要之今既與之盟而與師送糾是二公子各自有黨須伐乃得入故公伐齊也昭十三年傳稱桓公有國高以爲內主則國子高子是小白之黨也彼迎小白既早公送子糾又遲公伐齊納子糾始行卽書小白入齊得告乃書故至齊之時出小白之後孔疏○伐齊納糾欲納之而實未能納也故納而得入則書其國楚人納頓子于頓楚人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是也未得國而入於邑則書邑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是也莊公納子糾以國則小白已君以邑則糾未能入

故但書納以見其不能納也呂大圭或問　○忘讐而納其子與師以助不正書公伐齊書納糾而罪惡著矣汪克寬纂疏　○此未成納也宜從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例書之而曰伐齊納糾者著公以伐齊爲名而意主於納糾也高澍然釋經　○既盟矣而又伐齊以納之者必齊大夫於糾與小白之間各有援立之私而來受盟之大夫不能得之於欲納小白之大夫也葢蔇魯地也齊大夫既來受盟必不速渝公既盟而不即納必知齊人有不欲立糾者而整師徒以壓齊衆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納者逆辭也入者難辭也凡書例必曰某國某名糾與小白均非世嫡均無先君之命則未知其孰宜立也春秋著其爭立之本末已爾說春秋者或以爲糾宜爲君或以爲小白當有國者皆非也牛運震傳　○愚按李氏廉曰子糾三傳皆以爲當納趙氏程子胡氏以爲不當納葢

杜氏以糾小白並齊僖之子而糾長故當立獨程子以史記證之定以糾爲襄公子於是魯納讐之罪明定以糾爲小白弟於是糾不當立之義著按李氏此說尚未得爲不易之論見後書入門齊小白條下糾小白考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穀梁納者內弗受也○圍陳而納頓子明頓子迫於陳而出奔楚納之知其出奔楚孔疏○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中國不能修方伯之職使楚人仗義納之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胡傳○胡傳義甚正獨所謂不與納者意太曲蓋春秋與楚之納以罪陳及中國諸侯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此見諸侯不能恤小反使夷狄行其義閔中國無霸也張洽集注○頓國小弱介於陳楚陳欲兼併之故前年楚伐陳城頓

此年納頓子保全微國以示恩責義於陳以示威皆爲圖伯之地汪克寬纂疏○呂說見上○穀梁云納頓子者陳也按經文楚納之何關陳事陸淳辨疑○何休曰陳納之何以不言陳穀梁疏引鄭元起廢疾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按此譏其不量事而勞師衛閒義能止善可補過何足大之又曰其稱人何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亦非也縱令諸侯豈得專廢置國君乎穀梁曰稱人微之也亦非也按例宣公以後侵伐多書卿名文公以前皆稱人非貶也陸淳辨疑引趙匡○晉爲盟主諸侯立子有弗善當馳使問其孰當

立不當還與兵入國此趙盾始謀之不審也郤缺以諸侯之師失於城下始知貜且爲長而還輕動大衆者盾也知義之弗克引而還者郤缺也家鉉翁詳說○盾執伯國之政奉不正而奪正其罪甚矣汪克寬纂疏○公伐齊納糾糾與小白爭入也書小白之入而納糾之弗克可知晉人納捷菑于邾貜且已定位而捷菑爭之也故必書弗克納戴祖啟五測○貶書人擧辨參看書人門

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杜注陽卽唐不言于燕未得國都○欵播越在外十年矣不能自復而藉齊之力僅能納之於別邑而已高閌集注○言納者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劉敞傳○凡言納者强致之辭內無助而外用勢力以納之耳或曰納者不宜納也非也書之曰北燕伯是燕之君也豈有

不宜納者邪 呂大圭或問 ○三年北燕伯出奔六年齊將納之不果
亡在外十年矣終能納之於境內其血讎濟難之義得矣 湛若水正傳 ○北燕伯非齊師則不可得入然但于陽而不于燕則齊人
爲義未力而逆臣盤據猶固也 賀仲軾歸義 ○陳君舉家則堂謂書
奔又書納者惟北燕伯衞蒯聵是內不受之辭非也苟蒯聵爲
內不受則不當書世子況北燕伯國其所有者乎書納某于某
者難辭也言拒於强臣逆子不得遽反其國也 方苞直解 ○昭三年
經書北燕伯款出奔齊今經又書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其爲
諸侯明矣公羊乃摘伯于陽三字而以爲公子陽生不惟昧經
旨雖訓詁亦憒然也 程端學辨疑 ○公羊謂納公子陽生其謬明甚
是時孺子荼未生陽生何所嫌而奔燕 王夫之稗疏

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

左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無事乎納也凡公子出奔復國者其順且易也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蒯聵書納稱世子罪衛人拒之也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所以稱世子也繫納衛世子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見矣胡傳○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三年而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陳傅良後傳○言納世子明所納者正異乎晉納捷菑言于戚見為輒所拒而不得入于衛也高閌集注○輒之立非有靈公之命也蒯聵初不過以疑似之迹出奔以待父

之察蒯輒遂以父爲罪人靈公卒而遽立乎其位無父甚矣趙汸集傳○程子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其國爲輒計者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此說得之公穀王父命之說非是李廉會通○書帥師書納于戚著其見敵於衛著輒與國人之罪也王樵輯傳○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人倫不正甚矣正名一語雖爲衛輒而發考春秋所書若州吁若惠公若公孫剽其禍亂皆出不知正名之罪然後知聖言所包者廣齊履謙統紀○以王父命辭父命此曲說也王父者因父而得稱者也既無父安有王父子曰必也正名乎春秋書世子蒯聵即正名也並無輒當立之意亦無當立公子郢之意蓋輒貪國拒父但知有土地不知有父子夫子正名但使之知有父子知有父子而衛之國定矣天下

之爲父子者亦定矣陳選鶴紀疑○夫子正名之論不爲衞君之論明言輒之非矣春秋書納蒯聵于戚而不得入國罪輒之拒父也張自超宗朱辨義○胡傳云書納見蒯聵無道爲國人所不受非也北燕伯頓子書納則非無復國之道可知矣書納於某地者明拒於强臣逆子不得遽反其國也使蒯聵之罪不得復承嗣則不宜書世子方苞直解○古今未有子爲君而父欲奪之者衞當日使有如潁考叔李泌者調劑其間不至如此由趙鞅志在圖范荀欲居蒯聵爲奇貨以購成衞亂鞅乃罪魁也張尚瑗左傳折諸○公羊曰曷爲不言入于衞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非也但得入戚未得入衞故不得言衞何以見父得有子乎劉敞權衡○參看書圍門

哀三年圍戚彙纂案

以上納諸侯

宣十一年冬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穀梁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范甯注輔相鄰國有不能治民者而討其罪則可二人與君昏淫當絕而楚强納之是制人之上下○此二臣者從君於昏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弃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特書曰納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爲楚莊者宜奈何豬徵舒之宮封泄冶之墓尸孔甯儀行父於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胡傳○左氏曰書有禮也非也以納亂臣爲有禮孰爲非禮陸淳辨疑引啖助○諸家多以討賊譽楚愚按楚子初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已乃入陳而縣之是以盜賊之行給而取之也討賊者如是乎徵舒弒陳

靈者也甯行父昏淫致陳靈之弒者也以法則徵舒之罪重以情則甯行父之罪尤重今殺徵舒而納甯行父討賊者如是乎楚子受甯行父之奔故殺徵舒爲二子報私忿欲因而利之耳諸家與楚以討賊何過邪黃震日鈔○楚子不討而反納之其殆二臣許以陳輸楚故使之爲鄉導歟黃仲炎通說○入陳即納甯行父則知謀出兩人而陳自後從楚不貳者以兩人爲主於內也黃正憲翼附○二子之惡乃其君之所由以弒者亦與徵舒何異豈可復居陳大夫之位故不繫於陳而書納高閌集注○誘君淫戲殺洩冶激徵舒射君以陳餌楚幾滅陳祀皆二賊也罪甚於徵舒所當殺不待時者而反納之非矣王樵輯傳○甯行父若書奔則是請討於楚也故不書奔其歸不繫陳不使得爲陳之臣也書曰楚子入陳納甯行父于陳曰入曰納二臣之罪楚莊之惡皆見汪克

寬集疏 ○不繫陳蒙上入陳屬下于陳文也 高澍然釋經 ○杜預云二子能託楚以報讎功足補過善楚復之謬矣此從君於昏致君見弒者也且其奔楚必誘楚子以利縣陳之謀二子實啟之使徵申叔時之言陳不國矣似此陷君賣國之徒尚謂其功足補過甚矣其獎亂崇奸也 顧棟高杜注正誤篇 ○楚入陳志在納二臣也書入陳納二臣於殺徵舒之後著其伐既服之國納亂國之臣之私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二臣皆從君於昏者不當納而納據事直書而楚莊之不得為伯討不貶自見 葉酉究遺 ○愚按甯行父不繫陳賈逵云絕於陳也高氏閌汪氏克寬本之論雖正而當以高氏澍然說為允

以上納大夫

○納不書 鄭突劉氏說辨 衛朔公羊劉孫說辨 晉惠晉文公羊說辨 齊孝左傳事辨劉說辨 宋魚石不與納辨

桓十六年夏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按劉氏曰納突也何以不書納鄭伯于鄭不與納也納突非正也然則書納者皆正乎皆與之乎當以蘇陳說爲允見下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將書朔之入故不言納也言納則罪在納者而入者幸矣言入則罪在入者而納者亦未免也成十八年宋魚石言復入而不言納亦猶是也蘇轍集解○不言納以朔入爲重也入不言納是故伐鄭納突伐衛納朔書入而已陳傅良後傳○書會伐責諸侯之不臣書入見朔之篡各當其罪書其重也趙汸屬辭○不言納省文也下書朔入衛其爲納朔可知矣郝敬行說略○公羊以不言納朔爲避王非也據諸侯之心實不避王而經文反爲之隱避是黨罪人也陸淳辨疑引趙匡愚按穀梁云不言納朔不逆天王之命也意亦同公羊○公羊曰此伐衛

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案春秋比事見義先書伐
衛繼書王人救衛繼書朔入衛又書公至自伐衛在朔入之後
則其為納朔而拒王命也明矣何必於此先言納哉程端學三傳辨疑
○愚按劉氏義同上條孫莘老謂書納者皆不當納至於拒天
王之大惡罪之尤切故反沒去之其說尤舛苟罪之必著之苟
深罪之必特筆大書之豈有反沒之者乎

僖九十年傳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

公羊云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為文公諱也何休
注惠公文公出奔不子當絕還入為篡文公功足以掩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皆不書悉為文公諱故也按此乃
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故穿鑿陸淳辨疑引啖助

僖十八年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襄乘齊亂圖伯也傳者謂納孝公若然則伐齊之下當書納

公子昭如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之例或於伐齊之下書齊昭入于齊如莊六年四國伐衛衛朔入于衛之例經文不見納昭事蹟朱睦㮮辨疑○左云齊桓屬昭於宋襄故納之夫桓自立其子何藉於宋盖宋襄前已伐曹以爭伯今因昭奔宋因誣稱受屬而伐納之昭立則齊從宋天下孰敢不從宋是撓齊而巧於求伯也春秋推見至隱不書納而書伐以爲宋志非納也直伐喪以亂齊而已矣御纂直解○不書納昭不書昭入事跡不明則曲直亦不著據左氏則昭奔宋而宋納之若宋納昭而齊人與戰則是初不受昭師敗而後昭入矣何以昭不怒齊人而仇四公子邪又易牙寺貂既立無虧五公子並起而爭何以四公子不奔而昭獨奔邪且齊既不受昭何以急殺無虧邪使內殺無虧而外拒昭必有衆議援立之公子內議未定何所主而抗宋師邪

當是齊桓卒無虧既立五公子之徒共殺無虧宋襄意在立昭齊人亦定議立昭而獨不悅宋之脅我以師故激而與戰戰敗昭立而宋師退四公子無忌於昭之立故昭立亦不害於四公子而左氏孝公奔宋之說不足憑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張說又見主兵首書門○下書師救齊魯將與宋抗也而宋師勝殺無虧立公子昭而還魯以為恥故宋之納昭無虧之殺皆不著於冊書舊史所無孔子不能益耳方苞直解○愚按諸說傳文誠有可疑直解獨推見宋襄當日情事聖人筆削權衡論特超卓方氏謂舊史本不著納昭事亦通張氏疑昭未奔宋所辨亦有理舊說皆本劉原父謂不與其納不正不書非也義已見前

僖二十四年傳　秦伯納重耳

左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二月丙午入於曲沃丁

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莊公於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葉氏酉說見下成十八年

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

左傳見書伐門○晉人納捷菑于邾則書弗克納此不書齊侯納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奪長之比也但齊景終以賂止本無定燕之心惟恃强陵弱耳故止書伐汪克寬纂疏家鉉翁詳說

以上納諸侯不書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不言納楚鄭以兵脅宋而魚石自入焉爾若以爲不與納然則言納者是與之乎呂本中集解○公孫甯儀行父言納而魚石不言納葢楚莊誅陳之罪人疑若無罪故書納以正其罪魚石之入

先言楚鄭之伐已著其納亂臣矣故書復入而已蘇轍集解○書伐宋不書納者楚既得鄭而伐宋志在盡征諸侯魚石則欲據邑叛君害其宗國一書伐一書入各書其重也趙汸屬辭○魚石欒盈不日納者石援大國之兵伐取其地盈率故邑之甲晝入其都是皆欲亂其國者也若但書楚齊之納則其罪不彰故以復入書也張大亨通訓○不書納或曰不予納也然則孔甯儀行父書納將予納乎甯行父不繫陳或曰絶之於陳也然則魚石繫宋將不絶之於宋乎蓋春秋指事原情文成義立非可執例求也甯行父志在復位楚子志在制陳得納而其志皆遂矣故書納魚石未嘗不志復位而楚子志在亂宋豈納魚石遂已哉故不書納而書伐伐而魚石入彭城則可據險而扼宋矣借宋之魚石以扼宋故繫宋也不書叛者楚驅之以亂宋耳義不繫於魚石

也直解彙纂○傳稱楚納而經書魚石復入者蓋納是憑藉歸國猶是順辭不書入不見其乘勢逞強直據之也俞汝言平義引經翼○陳孔璋儀行父書納借楚之力以復國而安其身無他志也宋魚石不書納將入而爲亂意不止於求復楚人之意亦不止於納魚石也所以不言納也方苞直解○書納則譏在納者而賊臣之罪猶有所歸矣故沒之也高澍然釋經○若書楚納則似專以不當納爲楚罪而誅絕魚石之義不見矣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以納突莊五年公會四國伐衞以納朔二十四年戎侵曹以納赤皆不書納其義正與此同至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於莒則莒公子召之齊特遣兵送之耳若以納書尤非其事之實矣葉酉究遺○愚按諸說台參義備劉氏不與納不書之說張氏自超亦辨之

襄二十三年夏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傳云楚納之

又　　　晉欒盈復入于晉

蘇氏說見不書自某入門張氏說見上

以上納大夫不書

○書入左杜閒辨　李氏褒貶說辨　許叔穀梁胡傳說辨　鄭突不書入鄭舊說辨　衛胡公穀說辨　齊小白公羊說辨　辨糾小白長幼諸說辨　衛獻公羊說辨　紀季穀梁說辨褒季辨　鄭良霄胡傳說辨

左氏歸入例最為抵牾杜氏委曲牽合尙不能一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則許叔入許齊小白入齊國人皆未嘗逆之也衞晉之入左氏自以為衞人逆公子晉于邢然不書入也逆者不書入不逆者書入則何以為例乎杜氏注惟莒去疾入于莒曰國逆而立之齊陽生入於齊曰為陳乞所立故書入與左氏合者二而已矣至於許

叔入許則曰本不去國雖稱人非國逆例於鄭突入櫟則曰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於衛朔入衛則曰朔諸侯所納以國逆爲文朔以國逆告於小白入齊則曰二公子各有黨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衛侯入夷儀則曰自外入非國逆之例夫辭一而或曰非國逆例或曰從國逆例或曰無義例或曰以國逆告則又何以爲例乎葉夢得春秋攷

有當入而言入者難辭也有不當入而言入者逆辭也許叔小白當入者也鄭突衛朔不當入者也齊陽生入于齊與小白書法雖同然下書陳乞弑荼則陽生爲篡矣讀經當合上下文觀之汪克寬纂疏莊九年

大夫書入事與諸侯同而義異入者難辭諸侯而强入難之者非臣民則當國者故其事猶有是非焉若大夫而强入則惡矣方苞通論

愚按李氏廉謂諸侯入國例許叔宜復國而得其道故書入書字齊小白陽生莒去疾可以有國而無君父之命故書入不書公子鄭突

衛朔亂倫失正則逆也故書爵書名書入獨衛獻入夷儀侯其改過故書爵書入而不名此拘於名字褒貶爲說者辨詳另門不可從也

桓十五年夏許叔入於許

其稱入何難也何難焉爾鄭幾滅之迨其亂而後能入也 劉敞傳 ○特書許叔入于許見許中興於叔也按例國逆曰歸否曰入叔書入者亦見許無人焉而叔自入也 程公說分紀許世本引黎錞 ○歷十一年鄭入許使許大夫奉莊公之弟叔居許東偏至是鄭國多故許叔乘之復有其宗祏非若逃亡公子自外而得入者比也或者乃謂許叔不告天王方伯伸大義以復其國乃乘鄭亂而得之以是爲春秋所貶其不然歟是時天王之令不行方伯連帥皆篡凶怙亂之人許叔將以誰告 家鉉翁詳說 ○穀梁曰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然則蔡侯廬陳侯吳書歸豈歸以

其道者乎此亦拘於以入為內弗受之說爾葉夢得穀梁傳讞○穀梁傳注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日歸同之惡入按許已失國矣至此鄭莊死忽突爭立鄭國大亂許叔始得鳩集餘民復其先業事機間不容髮豈得責以上請王命從容歸國乎中與之君績墜緒於既絕責以父授尤理之必無者也下文突入于櫟傳疏復引許叔與齊小白一例聖經之意斷斷不然齊召南穀梁註疏考證

○許本無罪齊鄭以強逐之今乘鄭亂復入於許曰入於許者無貶無襃之辭胡傳非也楊于庭質疑○曰入者叔原在許入之已耳此入字與昭二十二年王猛入於王城同非舊君又非外至故不書復歸而曰入胡氏非矣毛奇齡傳○入者難也鄭人守之外無援內無應而許叔能復其土地人民可不謂難乎何焯讀書記

入難詞也是時許為鄭援也何以知之凡諸侯反國為本國迎

立宜書自某歸其反國之辭書入者亦宜爵今皆不類又許自三國入後至是始見而許逼於鄭亦爲鄭據也胡氏以爲不俟王命夫許亡於鄭而非見黜於周者可入則入奚待於命高尉然釋

經○許失國十五年叔始入與蔡侯盧陳侯吳同而書法異者叔旣入而後君許故入從其本稱鄭未復之而强入焉難可知矣盧吳楚實復之易可知矣故書歸方苞直解○張氏自超說見諸侯兄弟書字駁辨門焦氏說見書歸門蔡季歸于蔡○愚按書入之義黎氏毛氏方氏張氏爲正以爲難詞者亦通穀梁胡傳之非衆辨已詳鄭氏玉又兼逆辭難辭爲說謂莊公若存則叔爲惡而逆若卒則叔爲善而難尤支離無據也

桓十五年秋鄭伯突入于櫟

何以不言入鄭未得鄭也何以不言歸難也因欲殺祭仲而奔

仲之援絕矣其歸之道爲難也葉夢得傳○趙氏謂衛衎自夷儀入衛書之明衎之當有衛也突自櫟入鄭不書明突之不當有鄭也於義甚正然未晰當日之情事也衛衎之奔也衛人立剽衎未入夷儀十餘年閒列於會盟者剽也而衎無聞焉當時已忘乎衎之爲君矣剽弒而不書衎之入衛則後之交政於諸侯者何以著其爲衎也鄭突之奔也鄭人立忽突既入櫟十餘年間忽與子亹子儀不見於經而突如故也當時蓋莫不以突爲君矣子儀既弒即不書突之入鄭而後之交政於諸侯者可以知其爲突也蓋不書入鄭則兩鄭之會不疑於非突一書入鄭則埀之遐疑於子儀矣張自超春秋宗朱辨義○突之入鄭不書其衎入書[illegible]

突入櫟後諸侯皆以突爲鄭君故入鄭不告而史無其文方苞直解

○衎之入夷儀與突之入櫟同甯喜之弒剽而衎復歸與傅瑕

殺鄭子而突復歸同衛之殺甯喜與突之殺傅瑕同然甯喜之事備書首末而傅瑕之事不見經以為不告與鄭鄭國不應如是忽略陳氏曰鄭伯雖在櫟嘗與諸侯會於垂則君國矣是故殺忽不書殺子亹子儀不書以三子之不書知突之已定也以剽之書弒知衎之猶未定也突止書入不書復歸衎書入又書復歸見剽弒而後得國也李廉會通○公羊曰不言忽之出奔忽之為君微也愚按事詳左氏忽是時並無出奔之事公羊誤也

莊六年夏衛侯朔入于衛

左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二公子宣公之兄弟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殺之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桓十六年十

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羣公子　惠公奔齊按桓十二年衛侯晉卒至是時朔立已五年　莊公五年冬伐衛納惠公也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穀梁入者內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入有二義一難詞一逆詞朔藉諸侯之力逆五國之師距王官之微者以復歸於衛其勢無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胡傳○衛朔得入國天子之威命盡矣公與諸侯之罪不容誅矣故書伐書救書入以著其惡孫復尊王發微○諸侯反國未有不言復者鄭突入櫟衛侯入夷儀不言復未得國也蔡侯廬陳侯吳不言復非奔君也朔奔君而變文書入示義不得入也方苞直解○書入著朔之抗王也如以復歸爲文則同於衛衎之自復而諸侯與朔之罪皆不著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愚按公穀以名朔爲貶胡傳因之謂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

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駁辨見另門○劉駁杜注見後不書

復歸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仲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公羊云納者入辭也非也納者得入不得入未可知劉敞權衡○穀梁曰以惡曰入小白之惡在殺子糾不在於入入者但志其難耳穀梁非也孫覺經解○入者難詞有魯兵奉糾故小白亦藉莒兵而後入非如歸之易也吳澂纂言○入難詞公羊以為篡辭非何焯讀書記○書入難之也齊有魯師而諸大夫不盡黨小白也高澍然釋經○書入不過由外入內之義納則有諸侯之師為之納之一書納一書入皆史書常法不立義例毛奇齡傳○中

記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召小白于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鈎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小白佯死以誤管仲載溫車中馳行有高國內應得先入按左氏載桓公入齊事太略應據此補之張尙瑗左傳折諸○牛氏說見書柄

附 糾小白長幼考

程子曰桓兄糾弟皆襄公子襄公死桓當立書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朱子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薄昭與淮南王書謂齊桓殺弟未可以此證其必然彙纂索章昭注漢書薄昭此書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趙氏汸曰時漢文於淮南爲兄故避兄而言弟是薄昭所云乃一時遷就之語程子及胡傳據公穀經文稱糾不繫子遂直以糾爲弟朱子論語或問引用程子說而及其答潘友恭書又以薄昭所云爲未必然蓋兩存之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爲據而參以夫子答子路子

貢之言斷之可也蓋聖人之於人不以罪掩其功亦不以功掩其罪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小白與糾之長少亦明矣蓋仲之所以不死者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汪克寬曰昭十三年左傳叔向謂齊桓爲衞姬之子有寵於僖杜預本之謂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公羊謂小白稱入爲篡詞穀梁謂書入以惡之史記亦序糾於小白之上皆以糾爲兄小白爲弟然以經考之忽繫鄭而突不繫鄭䳄繫曹而赤不繫曹則嫡庶之辨也捷菑不繫邾而書弗克納則長幼之辨也今小白繫齊則鄭忽曹䳄之例也糾不稱子而稱納則捷菑之例也是小白當立而糾不當立明矣以經別傳公穀杜氏不可信也况夫子盛稱管仲之功而不責其事讐不別其長幼是非豈不灼然可見哉○杜預以桓公子糾爲皆僖

公之子既非讐人之子春秋何故探罪莊公三傳並以糾爲兄當立則桓乃簒賊夫子何以許管仲之不死程子以桓與糾爲皆襄公子以糾爲弟蓋以大義斷之不第據薄昭與淮南王書也顧棟高三傳異同表○杜氏以糾爲兄程子以糾爲弟史記謂桓與糾皆僖公子程子則云皆襄公子程子所據薄昭之書杜氏所據荀卿之語以經傳攷之二說皆未得其實胡傳於納糾從公穀不稱子於殺糾從左氏稱子雜用三傳意爲去取夫聖經必無一人頃刻變易之文必如左氏而後經有定論稱子者從乎襄公而言猶子般爲莊公子在喪之孤也據傳韓宣子謂齊桓衞姬之子有寵於僖則桓爲襄公之弟明甚若糾乃襄公之子故在喪稱子小白乃襄弟故但以名書是糾非小白之兄抑非其弟乃其從子也分當立而桓奪之耳至夫子稱管仲之仁則自

論霸功初不以糾之不當立予其從義也第從義而已而遂曰微仲被髮左衽乎（王夫之稗疏〇愚按此說獨創而甚確與下葉氏張氏同）〇按史記以小白為弟程子謂小白為兄以釋文及左氏傳考之皆非也二人本非兄弟小白乃僖公子子糾乃襄公子觀左氏傳稱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小白出奔蓋恐不為其兄所容故出奔以避其禍也及亂作而後管召奉公子糾奔魯使糾與小白皆僖公子小白畏禍糾獨不畏禍及乎此一證也又殺兄弟宜目君如天王殺其弟佞夫是也糾若與小白為兄弟則後取子糾殺之不當書齊人此又一證也公穀稱糾不稱子左氏則稱子至殺子糾三傳皆有子字春秋時君之子稱子其非兄弟尤彰彰明矣此本梁氏錫璵說（葉酉春秋究遺）〇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吾不生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

君之命矣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立之耳與命反左傳折諸○愚按據此糾有先君之命則糾爲義公子可知正與葉酉王夫之說相合○愚按程朱汪李顧諸說齊桓入國既順則書入是難辭非逆辭也而攷證糾非兄弟乃叔姪則王氏夫之葉氏酉之說極爲精確可以一洗舊說如披雲覩日矣○又按趙汸屬辭本史記子糾之母魯女小白之母衞女謂魯女班在衞女上糾貴應立其說擬之立君以長不以貴之義更不合

附 管仲不死相桓論

管仲之事論者疑焉不死其主而相其讐宜若得罪於名教今反見稱於孔子何邪向若桓殺糾於未入齊之前是兩公子爭國相殺讐桓公可也當乾時之戰桓之位已定是桓公者齊之君也糾者齊之亡公子也桓滅親親之恩固可深責然以君殺

亡公子非兩下相殺也君殺其臣雖非其罪爲臣之義者敢以爲讐乎此管仲所以事桓孔子所以許仲也知仲之不當讐桓公則知仲未嘗事讐也呂祖謙左氏博議○管仲不死糾難而相桓論者以其忘君事讐故子路子貢疑其未仁乃夫子盛稱其功而不言其罪蓋糾非仲之君而桓非仲之讐不當死而不死故無罪耳非謂功大可揜過也程子因薄昭書有齊桓殺弟一語遂以證糾幼桓長謂輔糾爲非義糾死爲實當故聖人不責仲死而稱其功愚謂仲之應死不死亦不繫乎糾之長幼而繫乎糾之君不君如糾幼而旣立若晉奚齊卓子則固君之而固臣之矣不死爲不忠糾長而未得立不過一長公子死之爲傷勇今糾未爲君仲與忽豈得爲之臣桓亦先公之子苟主宗社誰曰非君仲與忽固齊臣也豈得讐之明乎糾之非君桓之非讐則

仲忽之不當死灼然矣安取乎長幼之辨邪若糾既爲君則臣分已定仲雖建有大功豈得以事讐之勳掩其忘君之罪而忽之死宜與荀息並美豈以匹夫匹婦之諒小之哉故斷仲忽之處糾當辨君臣不當辨長幼也徐庭垣管窺○愚按兩說爲論語此章確論亦可以息紛紛糾桓長幼之辨矣

襄二十五年秋衞侯入于夷儀

不言入衞未得衞也剽在則其歸爲難入難詞也葉夢得傳○公羊曰曷爲不言入于衞諼君以弑也非也衎雖失位非剽臣也剽雖得國非衎君也春秋豈謂衎爲諼君乎哉入于夷儀者猶突入于櫟公在鄆爾劉敞權衡○剽之君衞久矣一旦晉復以夷儀處衎是使衞有二君也有一國兩君而不亂者乎吾甚怪晉既定剽於始曷不更慮其終既恤衎於終曷不早定於始也萬斯大隨筆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左莒展輿立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齊公子鉏納去疾○去疾之有國宜也然知有國而不知討賊不得爲有父齊之立去疾禮也然知立君而不知討賊不得爲知義姜炳璋讀左補義

哀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左傳見弒君門○此與小白書入同然小白之入齊無君也陽生之入齊有君矣荼弒在陽生既入之後然其謀實定於陽生未入之前不得與小白比也詳家鉉翁說○以弒荼故書陽生入以殺子糾故書小白入陽生小白不能無罪晉夷吾入於殺奚齊弒卓之後則夷吾之入不書矣陽生之入陳乞入之故弒荼罪陳乞小白之入齊人入之故殺子糾罪齊人春秋治楚比弒虔之罪則以自歸爲文矣張自超宗朱辨義○楚比與陽生皆國人召之

而或書歸或書入何也楚虔亟暴國人從亂如歸而召比則易可知鬥生竊入而匿於陳乞之家則難可知 方苞直解

以上諸侯書入

莊三十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穀梁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其言入何難也析地以去國降志以事讎非季之心也以宗國爲寄矣不書叛受命於紀侯也若季不能守國專析其地實私享其利者是春秋所惡也趙鞅之叛以無君命故也 劉敞傳 ○强大吞併小國不能校巽詞下敵以存宗祀書入閔之也 張洽集注 ○郗庶其以漆閭邱來奔春秋書以叛使紀季不告於紀侯雖以存祀與庶其何異夫惟紀季入齊而後紀侯可以去國則紀季不失爲仁紀侯不失爲義是以紀季特書入紀侯特書去皆不以爲奔焉 葉夢得傳 ○

春秋之法人臣竊地以逃者書奔季不書奔則非奔也人臣竊地以自恣者書叛季不書叛則非叛也不書奔不書叛直云以酅入齊是求存其宗祀而已呂大圭或問○紀季當紀之危能與其君效死勿去以守社稷者正也至于力不能守奉兄之命以酅入齊求存宗祀亦情之甚不得已者然視賣國忘君棄親事讐者有間矣不日奔叛所以恕季而罪齊然非褒季也趙玉闕疑○以鄭之祊而歸於魯以紀之邑而入於齊非歸而言歸非入而言入蓋鄭以賂而進言歸罪之也紀以急而投言入者見其迫不獲已耳家鉉翁詳說○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非也此自往入之入非歸入之入若可受者遂云歸於齊乎劉敞權衡

襄二十六年春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傳見以邑叛門○林父逐君立君本爲首惡今衎入已出又

據君之邑以市於大國故書入于戚以叛以罪之王樵輯傳

襄三十年秋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鄭伯有使公孫晳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之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室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大夫奔而復復而作亂如魚石欒盈良霄春秋書之非特責亂者其君與執政有以召亂耳魚石之禍罪在華元欒盈之

禍罪在范句艮霄之事雖非執政激之而不善處事亦有責焉艮霄固有罪公孫黑以私怒攻之亦罪也詳說 家鉉翁○艮霄出奔鄭人盟之其位之絶可知胡傳主劉敞謂不言復入其位未絶者誤纂 纂○不再言艮霄與宋華元異者許鄭接壤方奔而即入也不言復入與宋魚石晉欒盈異者亦方奔而即入也 方苞直解

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傳注見以邑叛門○穀梁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

定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胡傳見以邑叛門

定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見以邑叛門○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 胡傳○詳以邑叛門

以上大夫書入

○入不書 晉惠公羊說辨 晉文諸家說辨

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 莊公入不書

督弒殤公召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春秋不書鄭納馮不書馮入于宋者以謀出於督既非鄭納又非馮自入也若書納書入則疑於已討督而殺之矣 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惠公入不書

張說見前陽生入齊○公羊曰不言惠公之入爲文公諱也非也春秋諸侯出入不見於經者多矣不可皆以爲義蓋在告不告而已必言爲文公諱則鄭突再入與子亹子儀之入孰諱而不書乎此傳拘於爲賢者諱之弊也 葉夢得公羊傳讞

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 文公入不書

文之入不書公羊云爲文公諱桓文均有功於天下桓之入不諱文之入何爲而諱家鉉翁詳說○愚按家氏云桓之書入爲其殺子糾既之文之入位乃其所宜有故不書則非也高抑崇又謂既殺世子自以次當立故不書入亦未是盖不告不書耳

昭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庚輿入不書

莒子卒國人殺公子意恢出郊公而立莒子之弟庚輿書殺意恢而郊公之出庚輿之入皆不書也公子爭國非有辨於疑似之際不書也郊公見出庚輿以公弟立無嫌於亂適春秋奚議焉趙汸集傳○莒曾雖怨而去疾之卒意恢之殺何來告及魯不會葬莒人衛之故郊公之出庚輿之入不告御纂直解○謹按直解說是

○書歸　歸爲善辭辨　鄭突公羊說辨　蔡季賢辭辨　衛鄭公羊說辨　曹負芻穀梁說辨　歸邾益公羊胡傳說辨　季子杜氏說辨　宋華元左氏胡傳說辨　楚比公穀說辨　晉趙鞅公穀說辨

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辭也一順辭也十一胡傳桓十一年
經以襲而書歸者二桓十一年突莊二十四年赤執而歸者二僖三十年衛侯鄭成十六年曹伯也大國得封而書歸者二昭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也書歸例惟穀梁得之李廉會通同上○穀梁說見下
左氏云諸侯納之曰歸此亦但見自外有奉者皆書歸故云爾不知春秋書歸納不同諸侯納自書納不書歸也葉夢得春秋攷
執君歸不書必伯主釋有罪而後書僖十九年滕子成九年鄭伯襄十六年莒子邾子哀四年小邾子皆不書其歸蓋君罪不當廢宜無不得歸者鄭伯會楚公子成於鄧既會即朝於晉非叛晉也而晉因其來會執之莒邾伐魯晉人因其來會執之於既盟之後則亦非叛伯者故其君歸國皆不復書以其罪不當廢無不得歸之道也若宋以大執小乃恃衆暴寡之爲其歸不足志矣僖二十八年曹伯襄三

十年衛侯鄭成十六年曹伯書歸書復歸晉文與霸曹衛二君挾荆楚叛中國而衛侯廢伯主之命殺其弟之攝君受盟者抑又甚焉晉侯皆不能正以王法廢而黜之乃以巫史之言釋曹伯又取貨以歸衛侯故二君書歸以見其罪宜廢而伯主以私釋之也曹負芻篡立諸侯請討之晉厲會諸侯于戚執曹伯歸于京師不能請於天子誅之以謝諸侯書其歸見厲公以釋有罪累京師也趙汸屬辭

有宜歸而歸爲重者蔡季魯季子陳侯之弟黃是也有不宜歸而歸爲惡者鄭突曹赤楚比趙鞅衛公孫剽孫林父是也賀仲軾歸義成十四年

一說春秋之例歸爲善突歸于鄭赤歸于曹公子比歸于楚趙鞅歸于晉未見歸之爲善也故曰春秋無達例惠士奇春秋說

桓十一年秋突歸于鄭

左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〇穀梁曰歸易辭也權在

祭仲也○書歸二義一順辭一易辭突以庶奪正不順也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易辭也朔傳○傳例諸侯納之曰歸成十八年傳爲宋所納故曰歸孔疏○突自外入簒其兄而曰歸者見祭仲已立之也不曰祭仲立突者聖人原其情實自宋公逼之若書祭仲立突則罪歸祭仲而未見祭仲之本意故蒙上文而書突歸于鄭以見宋公擅立諸侯之罪高閌集注○穀梁得之公羊誤於祭仲知權之說以書歸爲順祭仲之辭非也仲乃春秋之亂臣如何順之李廉會通劉敞權衡○書曰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則突自宋歸可知文省而義備季本私考

桓十七年秋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於陳蔡季自陳歸于蔡杜注召季立之也按公羊何注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

疾害季季避之陳封人死歸反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先儒並主何氏家則棠因斷以書法謂獻舞失國之君蔡季讓國之賢獻舞名而季字賢否具見書法是封人卒獻舞立蔡季未嘗為君杜氏以季獻舞為一人非也愚按此千古相承之誤也春秋本無書字之法詳見另門顧氏所辨季非字乃兄弟承國行次之稱季即獻舞杜氏不誤而何氏誤也備見諸侯之弟不書弟門諸侯兄弟書字駁辨門○季蔡侯之弟即獻舞也蔡桓侯無子莫知誰之立也季于是避于陳今蔡侯卒國無正嗣兄終弟及因陳之援而歸故書自陳歸于蔡以見其順而易也胡氏集注○許叔入于許其事其情不得言歸也非貶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其事其情固異於入也非褒也焦袁熹闕如編

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

赤曹僖公也爲戎所納故曰歸杜注○戎侵曹而羈曰奔是曹懼戎而出其君明矣羈既出赤乃入是戎出羈而納赤亦明矣詎可謂羈大夫歟汪克寬纂疏引陳岳○按公羊以羈爲大夫非歸者易辭爲戎所納故易義與突歸于鄭同但彼先書突歸而後書忽出蓋祭仲在宋挈突以歸而後忽出此則羈避兵出而赤乃得歸也吳澄纂言

僖三十年秋衞侯鄭歸于衞

左晉侯使醫衍酖衞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衞侯衞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向也言復歸今歸不言復何也奔失國之辭也執未失國之辭也陳傅良後傳○衞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諸侯失國而復國則稱復故衞侯初歸稱復以出奔楚則國非其國也其見執而歸之于

京師王不廢黜則未失國也故不言復猶曰出而歸耳胡銓春秋解衛侯之出奔楚也其會盟書衛子是叔武嘗在位也故其歸也書曰復歸衛侯之被執也書公子瑕無異辭是公子瑕未嘗在位也故其歸也但書曰歸書復則是失位也書歸則是未嘗失位也呂大圭或問○復歸者既失再得歸者原未有失出入之恒詞耳衛侯出奔楚是爲失國復其位而歸故曰復歸其後雖爲晉執然王不允晉討則其位未絕雖在京師猶是衛君故從恒詞書歸賀仲軾歸義○衛侯鄭始稱復歸者覇主惡之國人出之有不復之勢也再歸不稱復者天王與晉既釋之元咺已死則無難之者矣方苞直解○衛侯歸之于京師而書歸于衛譏不在王室也曹伯亦歸于京師而書歸自京師譏不在晉也李廉會通○公羊曰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非也公羊例云歸者出入無惡從春

秋歸惡元咺書衛侯亦足矣又謂之出入無惡可乎劉敞權衡○愚按先書復歸後書歸陳止齊胡邦衡呂朴鄉及賀氏說得之其以爲勢易者即未失國之義也方氏所謂前有不復之勢者即已失國之義也論皆相通若劉氏敞謂前之書復國固其國後之不言復國非其國矣李氏廉謂書歸不得歸也似誤

成十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

左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太子自立事在十三年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逃奔宋十六年秋曹人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即公子欣時○公羊不言復歸於曹何易也公子喜時在內也內不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穀梁曰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非也曹伯何善乎劉敞權衡

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旣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楚虔遷六小國於荆山又滅陳蔡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曰歸者順詞也國其所宜歸也棄疾封之可謂有恭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胡傳○楚靈滅之楚平復之善歟非善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狄也孔子以陳蔡自歸爲文所以抑强夷而存中國也孫復尊王發微○陳蔡者先王之封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書爵書歸言二君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張洽集註引劉絢○陳蔡皆見滅於楚矣廬與吳未嘗有國也而書歸于蔡歸于陳如固有其國者然先王建國非楚虔所得滅也廬與吳未嘗有位也而書蔡

侯陳侯如固有其位者然周室班爵非楚棄疾所得封也不言自楚義亦如此日講解義○此滅國也其言歸何國固其國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曷爲不言復歸凡言出奔而後言復歸二君未嘗去陳蔡也曷爲不言歸自楚不與楚之滅而復之也其名者繼絕始立別其爲何君也牛運震傳○書歸則異於許叔之入許矣書歸而舉爵則異於突之歸鄭赤之歸曹矣書歸不書復則異於衛鄭衛衎之會爲君而出奔復國矣蔡廬陳吳以世子之子宜嗣爲君而蔡又周天子所封國楚得而毀其城郭虜其臣民不得而子奪其封爵絕續其世祀也故書國書爵而以自歸爲文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是許國滅祀絕矣不見有許男復國之文至哀元年四國圍蔡書許男而許突見于經十三年而許元公卒葬詳書無異祗若未滅者然又何以與此異耶

恐春秋亦是可詳則詳之以示義不可詳則亦略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二君歸國是已入國來告之詞汪克寬纂疏引黃澤○歸者易辭又順辭也郝敬說略行○許胡沈未滅之國道房申已滅之國未滅者復其君於故國已滅者復其民於故邑也不書楚不以告故史無文姜炳璋讀左補義

以上諸侯書歸

附

獲國君書歸某于某

哀八年夏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見邾魯交兵門○歸國皆曰某歸于某此獨言歸某于某何也魯之入邾其始不量力而克之其終也又畏强國而歸之入之不爲討罪歸之不爲赦過故變文書之張大亨通訓○復之曰歸某于某邾子益是也趙汸屬辭○不曰邾子益歸于邾而曰歸邾

于益于邾者蓋言邾子益歸于邾則是邾子能自歸或藉諸侯之力以歸也今曰歸邾子益于邾則是魯見諸侯之伐已而自歸之也邾玉闕疑○不曰邾子益復歸于邾而以魯歸爲文者病魯之陵弱而畏强也葉酉究遺○愚按內書歸邾子外不書秦歸晉侯恐是詳內略外之辭耳說公羊者謂善魯能悔過未是且外執君固未嘗無書歸者矣而但書某君歸于某此則曰歸某于某惟張氏大亨鄭氏玉葉氏酉說得之公羊說張氏自超辨之胡傳說袁氏仁辨之見邾魯交兵門

閔元年秋季子來歸

左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公穀其言來歸何喜之也○

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魯國內亂得一季子

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理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朱子語類○慶父之奔也書之其歸也不書惡其歸也季友之奔也不書其歸也書之喜其歸也是故特書家鉉翁詳說○慶父弒子般季友奔陳閔公立及齊侯盟于落姑以復之於是季子來歸而齊仲孫卽來省難旣而閔公弒成季以僖公適邾而哀姜孫共仲奔於是季子以僖公歸立之而齊高子卽來盟然後知季子之出入皆有請於伯主而齊桓克定魯難皆季子在外之所為也故不書僖公季子之出入以別於有罪而出者而特書其賴盟以歸以見季子深謀圖國之志趙汸屬辭○其曰來歸何也非奉使而歸不得書至自陳也方苞直解○季子魯人何以曰來來者明有去也去將不來今喜之曰來也異於奉使故不曰至嫉

於以罪奔故不書奔郝懿行說略○來外辭也歸內辭也曰來歸志奔而復也季之奔不書辟嫌也繫慶父之奔夫人之孫於公薨後歸獄二人也若繫季之奔于子般之卒下不歸獄于季乎故于來歸著之不言自陳者因沒奔而略之也高澍然釋經○曰季子貴之也言來歸喜之也貴之者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喜之者國內之人不言來國人思季子惜其去而不反今得其還則慰而幸之者至矣故曰季子來歸春秋如其意以書之也出奔不書爲賢者諱也書來歸出奔可知也牛運震傳○杜氏曰齊侯許納故曰歸非也向使僖獨召季子用左氏例當云季子來入乎以此知左氏之例未可用也劉敞權衡○史記慶父殺子般季友奔陳二年慶父殺閔公季友自陳與閔公弟申如邾慶父奔莒季友奉子申入立則季子來歸當在閔二年恐經文錯簡張尚瑗左傳折諸

成十四年夏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

左衞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衞侯既歸晉侯使卻犨送林父而見之衞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衞侯見而復之○衞定惡林父知所惡矣晉爲盟主不去其惡而封殖之書自晉晉奉之也衞元咺以臣抗君皆晉爲之今林父復自晉歸衞不得君其君臣其臣矣程端學本義引王貫道○書歸易辭也晉請之衞侯受之故易而著之黨孫氏見焉高閌釋經然

成十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左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

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首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顧氏從趙子駁左氏說見書自某歸門方氏張氏駁胡傳見費辭門

襄二十三年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黃公羊作光

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 何休○二慶死則黃之歸易矣讒誣不釋則忠良不顯姦宄不誅則淑善不遂君子小人相爲伏見也 高閌集註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左傳見弒君門○不書復入而言歸者明非始謀也然以之首惡者罪其從亂且敢有其位也所謂原情定罪 啖趙微旨○先言歸

者明比不與謀後言弒者正比之罪孫復尊王發微○比之歸也處猶在楚其不日入何也觀從召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矣蘇轍集解○公羊曰比弒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于弒立也歸無惡于弒立者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按經書歸紀實事也非以書歸爲無惡也公羊以歸爲無惡既引作臺之事以承之又引棄疾脅比之事以辨之似謂比之弒君本無惡而春秋加之弒耳豈不害名教哉穀梁曰自晉者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歸一事也弒一事也而遂言之比不弒也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按經明書公子比弒其君而穀梁乃就歸字與不書日生義謬之不弒凡例之悖經旨一至于此程端學三傳辨疑

定十三年冬晉趙鞅歸于晉

左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室○案左氏則書歸者易辭也韓魏爲之請晉侯許之復而荀范又去國則無有難之者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傳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不能致辟於鞅又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胡傳○先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見鞅據邑拒晉也次書晉趙鞅歸于晉見君許之還也大夫出奔書歸者君受之也入者臣自入也今鞅大惡已著但以君許之歸故書歸責在君也胡銓解○歸易辭也欒盈魚石書入至鞅書入則晉無人之辭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陳傅良後傳○公羊云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此因鞅歸立義其誤甚矣臣無專士

藏兵之義若可以私邑之強而正國朝是人臣可得而脅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此說啟之也大失春秋之旨（彙纂趙匡胡安國家鉉翁）○先儒以歸爲善辭遂謂鞅有叛迹而無叛心春秋先正其罪以厲臣節此許其歸以廣君恩是大不然人臣據土興兵此豈可赦況孫林父亦書歸何善之有（高閌集注）○人臣之罪莫大於叛春秋所必誅也鞅專地以叛復入于晉書之所以譏晉侯之失刑而三家分晉之禍實始于此公穀不察謂趙鞅以地正國而陸氏澹孫氏復劉氏敞謬妄相承不可以訓（彙纂案）○此著逆臣安然歸國見晉之無人也以歸爲善辭非矣（日講解義）○公羊謂鞅逐君側之惡人范注穀梁亦謂驅惡以安君側皆謬也據左氏趙鞅因誅殺不辜致與范中行爲難范中行非有罪也特不當擅伐趙氏耳非君側之惡人與君父爲難者也

春秋書秋畔冬歸書晉之無政刑耳以歸爲赦辭者與經旨大反矣傳異同篇顧棟高三 ○春秋書趙盾弑君而又書趙盾侵陳書趙鞅叛而又書趙鞅歸皆所以責晉君之不討罪也汪克寬纂疏

哀十年夏衞公孟彄自齊歸于衞

彄蒯聵之黨今必從輒而棄蒯聵也故十五年蒯聵入國彄復奔齊李廉會通

以上大夫書歸

○歸不書 成十年鄭伯高氏說辨

僖十五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晉侯歸不書

按晉侯歸不書當亦不告耳不告不書見下趙蘇說

成十年夏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鄭伯歸不書

曹伯襄衞侯鄭書歸而鄭伯不書歸蓋曹衞幸其君之釋以歸

告諸侯魯史書其歸聖人亦書之今鄭伯之執晉實不義鄭人不服奉鄭世子以抗晉晉彊納之非鄭欲其歸也故不以歸告於諸侯魯史不書歸聖人亦不得以歸書之趙鵬飛經筌○鄭伯歸不書罪不及失國也執君歸不書襄十六年莒子邾子十九年邾子哀四年小邾子是也必伯主釋有罪而後書曹伯襄衛侯鄭曹伯負芻是也苟罪不及失國則固宜歸者也趙汸集傳○按二說不同並可通若高氏閌謂不書鄭伯歸所以咎晉恐未必然

襄十六年春會溴梁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二君歸國不書

趙說見前總論○十七年書邾子牼卒晉人尋赦之也孫復尊王發微

○不書其歸不告也蘇轍集解

定六年春鄭滅許　哀元年春許男從楚圍蔡

張氏說見書歸陳蔡條下

○諸侯復國變文不書歸

僖二十一年冬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諸說見書執門

○書復歸（歸復歸諸侯大夫褒貶互異辨　大夫歸復歸難易辨　歸復歸公羊說辨　衞鄭胡氏說衞衎左氏說辨）

復其位曰復歸（成十八年左傳例）

復歸者既絕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胡傳桓十五年）

凡言復歸者言國乃其國昔失而今復之耳（吳澂纂言僖二十八年）

諸侯失國復歸者四鄭忽衞侯鄭曹伯襄衞侯衎是也（李廉會通）

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君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抗也是故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抗辭也（陳傳良後傳僖二十八年）

歸而皆復者有不復之勢也弟書歸者無不復之勢也惟蔡侯廬陳

侯吳書歸則不與楚之封國也且其國既亡矣若書復歸則與未亡者無別焉爾方苞通說○先儒謂諸侯有復道故書復歸爲正歸爲貶大夫無復道故書復歸爲惡歸爲善非也趙鞅之叛楚公子比之弒而弒書歸元咺之惡無以加於鞅比也而書復歸又方氏苞謂復歸爲難歸爲易大夫與諸侯同非也復歸爲難衛元咺歸自晉無難矣何以言復宋華元歸自晉無以見爲不難也何以不言復郝敬行說略成十四年

諸侯越在他國而歸者書復對出奔言也拘于京師而歸不書復內京師也高樹然春秋僖三十年

愚按先儒解復歸以爲位既絕故書復者是也以爲書復其位未絕者非也

桓十五年夏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穀梁反正也○胡傳見上○公羊謂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歸者出入無惡非也忽之奔蓋不得已何惡乎突之簒國豈出入無惡乎劉敞權衡○前先書突歸而繼書忽奔者以忽之出由突之入也此先書突奔而繼書忽歸者明忽之歸由突之出也忽與突之強弱見矣突之歸不繫國而忽稱世子嫡庶之名分辨矣汪克寬纂疏○書復歸者有不復之勢也突簒而國人安焉諸侯附焉忽幾有不復之勢矣葛力直解○突曰歸易辭也忽曰復歸反正也國固忽之國也郝懿行說略

僖二十八年夏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左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

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歜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穀梁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踐土衛子受盟則叔武已為晉所立衛侯已為晉所絕矣故自楚歸稱復歸晉執衛侯歸之京師王不加黜而得返則於君道未絕也故返國稱歸觀春秋稱復歸於前稱歸於後而晉文已絕衛成衛成未絕于衛其曲直由此見矣 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按衛侯前書復歸後書歸當從陳氏賀氏說是失國未失國之辨 見前書歸門 謝說亦得胡傳謂稱復者繼之不稱復者絕之以先歸殺叔武或猶出於誤再歸殺瑕咺則祜惡不悛故也非也

又　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得以曹為解齊桓公為

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國許○按方氏望溪說是曹襄以位絕而書復也○穀梁曰天子免之按晉以曹伯畀宋人非天子之命也陸淳辨疑

襄二十六年春衞侯衎復歸于衞

左甲午衞侯入○鄭厲公自櫟侵鄭傅瑕弒子儀而厲公歸皆不書此何以悉書子儀未列於諸侯之會始終君矣則子儀之弒鄭不告史不書子儀之弒不見經則突之歸罪不加於奪適不足詳矣衎出而剽立列於諸侯之會數矣見弒著於經則衎之復歸不可不詳矣趙汸集傳○左氏曰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假令非國納不書曰復歸乎此皆一字褒貶之弊公羊曰其言復歸

何惡剽也按所謂復歸者復歸于衛紀實事也何惡剽之有程端學三傳辨疑○公羊以復歸爲罪剽誤矣衎復其位故曰復歸豈罪剽乎彙纂案○方氏說見歸國書名門李氏說見書入鄭突入櫟

以上諸侯書復歸

僖二十八年冬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于京師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其言復歸何大夫無復復者位已絕也已絕而復惡也惡則其言歸何易也以文公爲之主也劉敞傳○歸特書復著其假伯主之力遂無君之心張洽集注○復歸者復其國歸其所也以臣訴君君見執而臣得歸名分掃地矣此比事而見于奪者也春秋於晉侯治衛一事再三見之書法責晉深矣然則治此獄宜如何曰執衛侯治其殺弟之罪執元咺正其訴君之戮家鉉

翁許說○執歸京師蓋將假王命而廢黜之也故晅歸卽別立君而無所忌憚挾伯主之威易置其君晅罪大矣吳澂纂言○諸侯之國世守之故可言復大夫之位君命之不可言復言復者抗辭也書自晉深罪晉也御纂直解○諸侯返國書復歸大夫第書歸不書復此獨書復歸者晅以臣訟君立瑕以與其君抗使第書歸則與凡大夫之書歸者無別矣葉酉究遺○大夫之歸不言復言復有恃也欒盈魚石介齊楚之兵元晅介霸者之令故皆書復而一日復入一日復歸難易之勢殊也高澍然釋經○趙鞅書歸元晅書復歸異於魚石欒盈之書入何也鞅則君許之歸晅亦介霸以求復與魚石欒盈有徒衆而稱兵以入者異耳方苞直解○使元晅不復歸于衛則不知元晅之訟君使元晅非自晉歸于衛則不知晉侯聽元晅之訟抗然歸衛又立子瑕是元晅有必殺

其君之志矣元咺之罪所以大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晉文聽臣訴而執君僨也元咺挾霸權以歸國亢也郝談行沈略

○諸侯復國不書復歸衛鄭杜鄂辨負芻劉氏說辨衛鄭書歸不與復辨蔡盧陳吳胡氏說辨曹

桓十五年秋鄭伯突入于櫟

衛侯居夷儀復得衛聖人書歸于衛明衎之當有衛也鄭伯居于櫟亦終入鄭聖人不書歸于鄭明突之不當有鄭也趙鵬經筌

○忽正故書復歸以明其反正突不正其復歸也闕而不書十莊四年傳報納厲公春秋之謹嚴見矣惠士奇春秋說○若如衛衎例書復歸則其以逆得國之罪無由見矣故削而不書蓋以不書發疑端而見情實也然猶恐後人習其讀者或謂其文有闕故于入櫟書名以見義蓋入櫟不必名惟不書入鄭故入櫟特名惟特以名先見則入鄭不書之故乃可思而得之矣葉酉究遺○李氏說見書

入

莊六年夏衞侯朔入于衞

凡諸侯失國而歸皆書復歸宜爲君者也朔非王命則不宜君故雖位未絶而不書復不與其復也不曰自齊入於衞諸侯與有力也葉夢得傳○春秋奔君言復者皆復其本位之辭也是故鄭世子忽衞侯鄭衞侯衎曹伯襄皆書復其或不言復者未得國也鄭突入櫟衞侯入夷儀不言復蓋未能復國也若衞朔出奔歸國書入不書復明朔之不當復也或曰朔之立出於先君所命何以不當有國曰以適言之則彼當立其次則壽朔構伋於宣公爲之殺伋及壽衞人爲之賦二子乘舟孔子取焉是朔之不當立也明矣呂大圭或問○方氏張氏説見前書入○杜云朔爲諸侯所納不稱歸者朔懼失衆心以國逆告也非也是時公親

納朔假令衛不來告史猶自書之何待衛告哉且衛人惡朔而諸侯强納之其赴於諸侯固當從諸侯納之之例以歸爲文明此諸侯之力也何敢忘諸侯之力而以國逆誣諸侯哉劉攽權衡

僖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

按不書復當從陳止齋胡邦衡及賀氏說見前書歸門家氏以爲不與其復汪氏以爲衛鄭之罪浮於曹襄故不稱復皆非

成十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

公羊傳見書歸○按不書復是位未絶公羊說是也負芻殺其君而自立故不與其復劉氏立論雖正而於經例未合

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書法與衛侯鄭同穀梁疏所謂稱爵言歸同於舊有國之例也穀疏又曰不言復歸者雖同失國之辭實未嘗有國故不得言

復歸也李廉會通○胡氏謂不書復歸不使楚虔得臧之其說未嘗

不善但書例必先書去此者而後可言復歸如鄭忽出奔衛始

可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元咺出奔晉始可曰元咺復歸于衛

廬吳未嘗去陳蔡也毛奇齡傳○不稱復歸者廬吳未嘗君國也苞方直解○昔絕今續故書爵書名書歸與諸侯奔復執復者同昔未

君國今始立故不言復歸少異也高澍然釋經

昭十四年秋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二十三年秋

莒子庚輿來奔郊公復歸不書

郊公與庚輿更出更入事與鄭忽突相似而書法不同者郊公

雖見出于國人而罪狀未著庚輿以公弟歸立非有庶孽亂適

之嫌故但書殺其公子以見君卒國亂而一出一入皆不書及

庚輿又出則郊公之歸固其所也故止書庚輿來奔而郊公復

歸不書蓋無亂於名實則春秋無譏也若宋人奉嬖孽以奪適諸侯又從而君之則鄭忽與突之出入不可無辨矣桓十一年十五年侵中國而制其廢立之權則曹羈與赤之出入不可不詳矣莊二十四年莒人弒君無主名則去疾與展輿之出入不可不志矣襄三十一年昭元年趙汸屬辭○愚按當是不告不書義見前不書入莒庚輿條

○書復入魚石事不書楚鄭取彭城不與楚鄭辨　欒盈事公羊說辨

以惡曰復入左氏傳例成十八年

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胡傳

經書復入者止魚石欒盈復者已絕之辭入者甚逆之辭李廉會通

孫林父宋辰趙鞅荀寅皆據外邑以自保故書叛魚石欒盈將以亂國故書復入汪克寬纂疏引胡甯通旨

不言叛者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罪重於趙鞅宋

辰蘇轍集解

稱兵以敵其國故曰復入絕之也與元咺復歸異文者彼仇君於外故歸從易辭此仇君於內故入從難辭并與以叛異者彼入而據邑故書叛於入後此稱兵以入故書入先言復也三者皆治亂臣各還其實高澍然釋經○以上俱成十八年

外大夫以邑叛者皆書曰入奔而書入者自外而入內也在國而書入者自國都而入其私邑也其書復入者已絕于國復入而爲亂也宋魚石晉欒盈鄭良霄是也魚石之事與華向辰地同而不書叛者挾楚鄭以伐國志問晉以毒諸侯而不止於據邑以叛也良霄書自許而欒盈不書自齊者告辭有詳略也魚石不言自楚何也其出也奔楚楚伐宋而後石入于彭城則自楚不必言矣方苞通論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鄭伯會楚子伐宋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書伐書復入見魚石之復入由楚鄭之伐也汪克寬纂疏○不曰納魚石何也曰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則納之者楚子耳非甯行父之能爲也今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則納之者雖楚子而復入則魚石也呂大圭或問○春秋不書楚鄭取彭城者宋氏謂不與楚鄭之伐宋取彭城以爲宋叛臣也然使春秋書楚鄭取彭城是猶若楚鄭取宋邑以居魚石而魚石亂宋之志不著矣書楚鄭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者旣惡其事又誅其意也故比之良霄則良霄無據邑之罪比之欒盈則欒盈無道敵國伐故國之罪而魚石之罪所以不勝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魚石負叛楚師而藉其力以自還故以自入爲文罪魚石也牛運震傳

襄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晉將嫁女於吳齊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盈出徧拜之四月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宣子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復入者甚逆之辭爲其既絕而復入也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爲之用莫知有君臣之分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願爲之死盈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晉亦殆矣其失在於錮之急也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甚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

不能誅而徒逐之使之無所容其身則必爲悖逆爭鬭之事盈非有大惡逐之去國亦已矣何至動天下諸侯一再會而禁錮之哉盈之亂實晉有以激之耳胡傳汪克寬纂疏○曲沃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故詩人作揚之水椒聊杕杜之詩以見意然則曲沃者強盛必叛之邑也今又爲盈食邑帥其甲以入晉不勝而反入焉書入于曲沃見盈有叛心又見曲沃知有盈而不知有君也高閌集註○盈非晉臣矣猶書晉欒盈者一以明君臣之分而討之亦以閔欒氏爲晉世臣而自絕於晉耳宋魚石義與此同家鉉翁詳說○欒盈雖爲士匄所逐而晉侯兩會諸侯以錮之是重見絕於君矣今乃強入焉則不受君命之罪甚矣湛若水正傳○其曰入于晉何盈先入于絳不克而後返其邑也梁夢得傳○公羊曰由乎曲沃而入也非也盈雖帥曲

沃之甲入晉而敗後乃入曲沃故據其實書之如公羊之言當先書入曲沃後書入晉矣〈汪克寬纂疏〉○上書欒盈入曲沃而繼書齊侯伐晉則盈之爲齊所納可知〈又〉○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未入宋也鄭良霄自許入于鄭未入其私邑也惟欒盈以曲沃之甲入絳敗于絳而奔曲沃故書復入于晉又書入于曲沃〈戴祖啟五測〉

○據左氏盈先入曲沃自曲沃入晉爲亂不勝而再入曲沃不先書入曲沃盈志在入晉不若他叛臣之但欲據邑故先入曲沃之文可省也其再書入曲沃者盈據其私邑晉實于曲沃殺盈故復入曲沃之文不可省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變文不書復入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陸氏說見書歸門

襄三十年秋鄭良霄自許入于鄭

惠氏說見不書叛直解說見書自某入

○書自某歸于某

穀梁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非也衛元咺衛侯鄭何善之有且自某者明其有奉焉爾不爲善不善設也劉敞權衡成十六年

歸入言所自著其挾外援也苟言故則不言所自如突歸于鄭上言宋人執祭仲赤歸于曹上言戎侵曹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上言楚子鄭伯伐宋晉欒盈復入于晉下言齊侯遂伐晉皆不言所自也國逆者不言所自齊小白陽生是也趙汸屬辭卷十五

衛侯鄭自楚歸穀梁曰自楚楚有奉也信乎曰案是時楚經城濮之戰膽喪氣沮又殺得臣是晉再勝而楚再敗也又安能奉衛侯而使之反國乎案春秋書自之例如季孫意如至自晉與蔡季自陳歸于

蔡衞侯自楚歸于衞曹伯歸自京師葢一例耳著其昔在彼而今歸於此耳何必費辭哉然書歸之義有書其所自者有不書其所自者書其所自者著之也不書其所自者略之也衞侯自楚歸于衞著其自楚也言歸自楚則背華即夷之罪可見矣曹伯歸自京師著其自京師也言自京師則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義得矣呂大圭或問僖二十八年

凡歸而書所自者赴告詳也不書所自者赴告略也傳曰自某某有奉非也大夫反國書自不書自與諸侯同方苞通論郝懿行說略同

凡大夫之歸皆書自達例也以別於趙鞅由本國歸者欒盈魚石不言自楚自齊者魚石之入緣上楚伐宋欒盈之入非由本國盈本奔楚非奔齊故不書自某便文也高澍然釋經僖二十八年

僖二十八年夏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

穀梁以爲有奉夫衞已告絕於楚楚已不得志於中國安能藉

其力陳氏傳旣謂君歸不言自言自危不得歸也亦非（李廉會通）○書自楚歸則卽楚之罪著（呂大圭或問）○歸于衞書自楚者以後書衞侯鄭歸于衞乃歸自京師也故此以自楚別之（葉酉究遺）○愚按呂葉二義並通程積齋辨疑以自楚入國駁左傳晉人復衞侯之語殊未是晉復之固亦當書自楚也豈傳之妄哉

成十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

公羊見書歸門○其言自京師言天王之釋有罪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胡傳）○書執諸侯歸京師者二衞不書自京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衞主於責晉而釋曹則主於責王室也書法精矣（李廉會通）○於列國曰自某歸于京師曰歸自某尊卑異辭也（石光霽書法鉤元）○或謂是時周擁虛器生殺予奪不能自主故傳載曹人一

則請於晉再則請於晉未聞遣一介如周操縱之權盡在晉特假周之名而已然以書法按之非并經意也晉既執而歸諸京師使王正賊殺其親之法而加辟焉晉何辭復爲負芻解如此則諸侯心慴而王綱可舉矣春秋深探其本自貴者始故以失刑之責歸天王而譏不在晉耳日講解義○此與僖二十八年晉文執衛侯相似而實不同彼則復私怨也怨可釋也此討惡逆也逆焉可赦也彼書歸之于京師緩辭也令自治其獄也此書歸于京師急辭也惟王正其罪也衛侯雖在京師猶制於晉書歸于衛晉意也曹伯既歸京師則制於王書自京師王命也御纂直解○自京師者天子赦之之辭也春秋强侯不道執辱小國之君皆非王命惟此由天子命故曰歸自京師異其文以別之孫復尊王發微按此說獨異於經義亦得○觀衛侯鄭亦歸于京師不書自則知彼

釋於晉而此釋於王也釋於晉則未入國猶失位之侯故名釋於王不待復國已成之爲君故不名高澍然釋經

以上諸侯歸自某

桓十七年秋蔡季自陳歸于蔡

穀梁自陳陳有奉焉爾○高氏澍然謂季卽獻舞曰自陳者迎立之辭是也見諸侯之弟不書弟門

僖二十八年冬衞元咺自晉復歸于衞

公羊自者何有力焉者也○穀梁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者歸其所也○晉文聽臣執君書曰自晉晉侯之罪明矣高閌集注

成十四年夏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

林父七年奔晉言自晉歸于衞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衞大夫由晉侯而得歸衞國之事可知矣孫復尊王發微○林父脅晉以得入知

衞侯畏晉而不敢治已則肆惡於衞甯何忌哉故其後卒至於叛叛衞者林父也致林父之叛者晉也趙鵬飛經筌○此非特罪衞之不早辨晉之政在大夫亦自此始張治集注○衞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定公不可旣歸晉使郤犫送林父而見之是晉人得制衞大夫出入之權也書自晉晉有罪焉戴溪講義○林父七年奔晉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衞獻公立公孫剽其冬晉會于戚而不能討十九年復奉晉命伐齊二十五年獻公入夷儀二十六年甯喜弑剽林父入戚以叛其年晉會澶淵爲林父討衞疆戚田取衞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人黨孫氏之本末也李廉會通○書自晉惡晉助叛臣惡林父倚大國以要君也應撝謙集解

成十五年秋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據經是華元力不能討子山藉晉力歸而殺之故曰自晉據左

傳則元未至晉魚石止之非所謂自晉歸也從經爲正胡銓春秋解

○按經文奔晉自晉歸于宋明白可據傳云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顯與經背且魚石自請討山則是處無遁之地何用復奔楚卽爲與蕩氏同族慚而自去則是知耻之人不應復入爲亂考之事理俱謬魚石直與蕩山同惡爾顧棟高引趙匡按趙說見陸淳辨疑

○按經文是華元明借晉力以討亂公羊何註所云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是也魚石蕩山蓋同惡相濟魚石更挾楚以叛釀成大亂故五大夫出奔而獨書魚石爲首惡如此安得有請討山之事左氏之說妄爾夫華元懼桓氏族大欲藉晉力以討此亦如石碏借陳力以除州吁亦何所不可而必穿鑿其說乎諸儒以傳事強合經文謂華元自討與晉無與如此則春秋紀事不以實也劉氏敞又謂華元內有魚石之援

不待挾晉爲重而自入亦信傳之過顧棟高傳異同篇○杜云華元欲
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非也如左氏之說則魚石止華元耳
杜氏嫌傳與經故左右遷就以成其說此可謂信傳未可謂通
經也劉敞權衡○言自晉已達晉也傳云止於河上已入晉境也從李
氏光地說且書奔無不繫國者不必定抵其都也高澍然釋經

襄二十三年夏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自楚者因楚力也季本私考○黃奔楚訴二慶也楚圍陳殺二慶黃
歸易矣自楚因楚力又以責黃之脅君也御纂直解○春秋書法
明示黃有挾楚脅君兄殺二大夫而強歸於國之罪也若無罪
黃之義則黃之奔楚自楚而歸亦創而不書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何以言歸自晉比亡公子爾靈王之獄棄疾爲之也陳傅良後傳

哀十年夏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齊納之也杜注 ○彄初奔鄭今書自齊必自鄭適齊也書歸內受之也直解 御纂 ○彄奔于蒯聵奔之後宜爲蒯聵之黨今蒯聵未入彄何以歸哉又書自齊齊固助輒者然則彄之歸其爲齊歸之使背蒯聵而助輒了然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以上公子大夫歸自某

○不書自某歸

桓十一年秋突歸于鄭

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

此二條趙氏說見上自某歸總論

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

曹共公之歸不書自盖言自晉則曹伯始執畀於宋若言自宋

則釋之者晉而非宋之得歸故不書自而止曰復歸 汪克寬纂疏

僖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

春秋執諸侯歸京師者二曹成之歸天王釋之故書歸自京師衛成之歸晉釋之故書歸于衛書歸于衛命不係於王權亦不歸於晉若衛侯之自歸也 趙鵬飛經筌 ○曹伯由天子歸之書自京師衛侯亦天子赦之而不言自京師此微旨也晉文聽元咺之訟不待王命而執衛侯及受賂始請於王而歸之是縱舍在晉而已天子豈得行其意哉故不言自京師亦不言自晉而以自歸爲文 龍麓辨疑 ○李氏說見前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

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棄疾復之也止書歸而不言自楚若二國之自能興復焉 汪克寬纂疏 ○棄疾借陳蔡之力而有楚故復陳蔡以報其功今春秋所

書若陳蔡之自復何也蓋蔡爲王室之親陳爲盛德之後廬者蔡世子有之子吳者陳世子偃師之子宜嗣其位故直曰蔡侯陳侯也直書歸而不書自楚者國其應有非楚所得制也於虔之滅則書之罪之也於棄疾之復則削之抑之也所以尊周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御纂直解　○楚有奉矣不言歸自楚者國固其國也不與楚滅不與楚復也此亡公子耳稱某侯某者爵固其爵也楚不得奪亦不得封也郝懿行說略　○餘見書歸門

以上諸侯

閔元年秋季子來歸

不言歸自陳齊命也陸淳微旨引啖氏　○按高氏澍然說是見前書歸

以上大夫

○書曰某入于某

公子返國或書自或不書自其不書自者於外諸侯無所藉力如齊小白陽生是也書自者以諸侯納之傳所謂外有奉是也葉酉究遺

昭元年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以齊公子鉏帥師納之故書自齊入所謂外有奉也然突歸于鄭赤歸于曹亦藉力于宋與戎而不書自者上書宋執祭仲戎侵曹文有所承不必書也突赤文有所承此獨無所承者突赤之歸宋與戎主之去疾則莒公子召之齊特使公子鉏送之其事異文不得不異也葉酉究遺○此書自齊而突赤之歸小白陽生之入不書自者突赤緣上宋執戎侵文不書小白陽生因鮑陳之力與奔國無涉不書此因齊力而文無緣故書高澍然釋經

襄二十年秋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許爲鄭仇奔許將以亂鄭也自許有奉也不書復入者方奔即入也直解御纂

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奔于陳陳納之非也而且助其力故書自陳入以罪陳姚舜牧疑問

定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胡氏說見以邑叛門

○不書自某入

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

哀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

趙說見前書自某歸總論高說見上昭元

六年夏衛侯朔入于衛

不曰自齊入于衞諸侯與有力也 葉夢得傳

成十八年夏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襄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

陳氏說見書復入門○趙氏汸高氏澍然說見前自某歸總論

○齊之納盈非以兵明納之也故不書自齊 蘇轍集解 ○盈挾齊援以入而不稱自齊潛入也 日講解義 ○衞元咺稱復歸意止于歸也宋魚石晉欒盈鄭良霄稱復入將入而爲亂也良霄稱自許者許鄭世讐必陰助爲亂故鄭人赴告及之也齊則顯然伐晉以助欒氏故晉人告伐而於盈之入轉不言其自齊 方苞直解 ○魚石不言自楚者伐重於有奉也 牛運震傳 ○愚按魚石欒盈不書所自趙東山高雨農說得之方說牛說意亦同

○歸入奔納繫國不繫國 正不正襃貶辭辨 當有國不當有國 辨 公羊當國說辨 捷菑貶辭辨

莒去疾展輿褒貶辭辨　齊陽生程胡說辨

桓十一年秋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蔡季歸于蔡皆繫國突不繫鄭者以文連祭仲祭仲之上已有鄭字蒙上鄭文故不言鄭也以宋人執仲納突乃是一事連書故突得蒙上文其鄭忽奔衛則鄭人別告故不連上文孔疏○突不冠鄭杜氏曰文連祭仲非有貶也突固可貶然貶不在此歸于鄭者爲宋所納之詞傳云諸侯納之曰歸是也毛奇齡傳○先儒謂聖人以忽爲正故繫國非也出奔未有不繫國者蓋著其本國對下所奔之國爲文不問其正不正也觀莒展輿出奔亦繫國則忽之繫國不以其正可知黃西究遺○愚按二說甚通則先儒所謂突不繫鄭突不當有鄭也稱鄭忽言忽當有鄭也其說猶嫌拘泥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糾不書齊蒙上也非不當有齊不書也小白繫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此固書例而亦非當有齊書齊也唐順之稗編引程大昌說○糾不繫齊蒙上伐齊也小白繫齊不書齊無以知爲齊之小白也牛運震傳○左傳經文糾稱子公穀無子字下文書取子糾殺之則左氏經文當不爲誤糾稱子明糾之可立也小白繫齊者小白黨盛而子糾勢孤明小白爲齊所與也上稱子糾則齊小白不得與鄭忽曹羈同例何者突亦不得書子而糾書子則忽與羈之繫國爲順詞而小白之繫國爲衆詞下文殺子糾書齊人可見小白之入糾之死皆通國所同益知書齊小白之爲衆詞也不必定爲桓兄糾弟曲爲之說顧奎光隨筆○小白繫齊非謂宜有齊也凡公子去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諸侯納之曰歸如

莒去疾齊陽生皆國逆而立故書入繫國突歸于鄭赤歸于曹皆諸侯納之故書歸不繫國今子糾以諸侯納又未得立故不稱國小白以國逆而立書入繫國例也豈謂宜立乎諸家又謂忽繫鄭而突不繫鄭羈繫曹而赤不繫曹乃嫡庶之辨捷菑不繫邾而書弗克納乃長幼之辨不知忽與羈之繫國以其出奔耳非歸國也春秋公子大夫出奔無有不稱國者何獨於鄭忽曹羈之奔謂因嫡起例邪突與赤之不繫國以外納而歸也不因非嫡而不繫也捷菑之不繫國亦外納之例其長幼之辨則於弗克納見之非以不繫國分長幼也謂公子入國繫國皆宜有國者不知小白以高國召去疾以羣公子召陽生以陳乞召故皆從國逆之文豈以其當立乎 徐庭垣管窺 ○愚按程氏牛氏說最正徐說義本左氏亦當顧說以繫國為衆詞不泥桓兄糾弟

之舊說亦有所見並存之○又按方氏直解曰程子曰書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糾不繫齊不當有齊也闕之者曰糾不書齊蒙上伐齊之文小白書齊又一事其然則後二十四年當書戎侵曹羈出奔陳曹赤歸于曹而立文相反則知程子之說不可易愚按程子之說固是一義而糾與赤之蒙上文奔君之必繫國亦皆是史例春秋無達例似不可以一例拘也○公羊傳云以國氏者當國也非也凡言當國之說皆無通例不可條貫劉敞權衡

莊二十四年冬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與上文突忽義同○按舊說謂鄭忽曹羈之繫國突赤之不繫正不正之辨也然考經文突赤亦是蒙上鄭曹省文爾若莒去疾展輿之並繫國則史辭自別說見後汪氏謂去疾正突赤不正誤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正義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猶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也頓子北燕伯舊是國君故稱其國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者以上下無衛文故稱國也李廉會通○按高氏閌謂捷菑去君父奔他國又欲藉他國以奪兄位罪之不繫邾未是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莒去疾與齊小白例同獨展輿亦繫國者蓋國無二君常例也衛衎與剽莒去疾與展輿皆以二君書者變例也彼突方入國糾方爭國不繫國可也展輿既立踰年成君矣不書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佗以討賊書亦繫國則展輿之繫國奚疑若州吁無知之不繫國上文已見耳李廉會通○先儒於去疾之入而稱莒則云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於展輿之出而稱莒則云罪

諸侯之與立也是自相矛盾湛若水正傳○兩繫之與突忽羈赤異

者展輿立已踰年不繫莒無以明其爲莒君也朱朝瑛略記○莒去

疾齊陽生篡而繫國上無所緣不繫不知爲彼國公子且非辭

也而於展輿更繫莒於恭稱君名分已正不嫌於混也高尚然釋經桓

十一年○馮荊南曰去疾以名繫國者突與赤之入其文皆有所

承雖不繫國而知爲曹鄭之公子去疾之入也文無所承不繫

莒則不知爲何人也方苞直解○展輿不稱爵舊史承告辭也胡傳

謂爲弑君者所立而不能討賊故不稱爵非也楚商臣蔡般身

爲大逆而稱爵鄭忽曹羈承嗣無變而稱爵則其說不可通矣

羔衞朔鄭突君國已數年又魯軌所助其奔也必自告之故舊

史承赴而書爵也若鄭忽則與魯惡曹羈展輿倉卒出奔其奔

也必突赤去疾告之豈肯稱爵稱世子哉鄭忽之立五月曹羈

之立九月展輿之立八月國方內亂異國之史安知其位定與否不可以稱爵不可以稱世子又不可以稱公子故獨書名也其以名繫國程子謂罪諸侯之與其立亦非也不以名繫國遂可見諸侯之不與其立乎鄭突之立諸侯助之而名不繫國則其說不可通矣又○文定以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為正其以國氏予去疾之討有罪者非也突不繫鄭上文有執鄭祭仲之文亦不繫曹上文有侵曹之文雖不書鄭曹可知突為鄭公子亦為曹公子矣此上無所蒙突書去疾不繫莒則知去疾為何國之人邪如殺州吁書衛人則州吁不必繫衛殺無知書齊人則無知不必繫齊至於佗為蔡人所殺夏徵舒為楚人所殺佗不繫陳夏徵舒不繫陳何以別其為陳之佗陳之夏徵舒哉此皆史氏立文之體非有異義也又如展輿出奔繫

莒與忽繫鄭爲繫曾同文是明二人之不絕於國也而又豈以去疾繫莒爲兩與之邪張自超宗朱辨義○凡國逆則書入而繫之以國去疾以羣公子召而入稱國國逆之例也非謂其宜立也凡奔皆繫國展輿出奔稱國亦例也謂罪諸侯之與其立無此義也余庭垣管窺○傳稱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則去疾長子當立輿齊小白陽生繫國義同至展輿繫國先儒以爲罪諸侯之與其立非也出奔則未有不繫國者蓋雖不當立而既有其國矣安得不以實書葉酉究遺○去疾展輿皆繫之莒者爭國之辭也去疾繫莒明其當立也展輿繫莒明其已立也牛運震傳○凡歸入或繫國或不繫國使文耳非義例也鄭突齊糾曹赤不繫國者蒙上文也突蒙執鄭祭仲之文糾蒙伐齊之文赤蒙侵曹之文雖不繫國從可知也鄭忽齊小白曹羈必繫國者文無所蒙也鄭忽

曹羈文有所蒙矣若小白不繫國則納糾小白連文爲不辭若小白獨繫國鄭忽曹羈皆不繫國則又嫌於別爲義例令人疑故皆繫國也方氏苞謂展輿當承國若名不繫國則疑於庶孽爭立非也即名繫國何知非庶孽爭立者也郝懿行說略○愚按兩繫國之義李朱張徐牛葉諸說並可參而實是史文當如是故朱子以爲舊史之辭也見語類至去疾展輿之爭國皆屬不正以去疾爲當立者但論其長幼序次之理爾既無父命而爭之則逆矣以繫國爲春秋與其立未是也若展輿受命承國而與閽乎弒方氏謂之正更誤矣其繫國乃因君莒爾

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按吳氏澂謂吳亦不當有國故不繫國廬吳當有其國故書國非也此乃失國之君歸國之恆辭耳若廬吳不繫國何以明其

爲蔡陳之君邪彼突亦自蒙上文故不必繫說見前

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

書齊陽生入于齊上文無所蒙下不言歸不言齊陽生將不知其爲何國公子也非以其當有國而繫之齊也卓爾康辨義○繫齊與莒去疾同上無所蒙不繫不著也而荼稱君展輿蒙上更繫莒辭亦不嫌也高澍然釋經○胡傳謂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罪景公廢長立少啟亂也然書齊未足著景之罪也鄭突曹赤書歸歸其本國也可以不繫國入則疑於異國焉故詳著之耳陸粲胡傳辨疑○公穀皆謂陽生正荼不正程子胡氏遂以陽生稱齊謂景公廢長立少以啟亂不知陽生於羣公子列在五上有子嘉子駒子黚子鉏非陽生爲長安得爲正其稱齊者非謂其長而宜立也春秋之例凡公子國逆而立之曰入如齊小白莒去疾齊

陽生皆國逆也故書入而繫之以國非言其宜有國也胡氏又謂繫之齊者著亂之所由生然陽生入而亂在後小白去疾未入而先亂豈亦亂之所由生乎胡氏於小白繫齊不云著亂之所由生何於此書法相同者而殊說也徐庭垣管窺

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李氏說見上文十四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一終